

九

宋

國

路振撰

志

上

筆記小說大觀

202452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202452

南民族学学

圖書部

藏書用章

宋路振撰

九

國

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九國志提要

宋路振撰凡十二卷采五代時僭偽吳南唐吳越前後蜀東南漢閩楚九國君臣事作世家列傳惜未成而卒其北楚一卷則張唐英所補也按五代諸國事南唐獨詳自餘著撰類多遺佚是書五十有一卷世久失傳清南海伍崇曜得諸家鈔本對勘互證始采入粵雅堂叢書中雖非完帙然殘璋斷璧益可寶貴視吳任臣之十國春秋如驂之有靳矣

九國志卷一

宋 路振撰

吳 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祚三年。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六年。

太祖 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愨。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唐中和三年起兵。為亂。光啟三年入揚州。自稱淮南留後。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宏農王。天復二年。進爵吳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十四。諡曰孝武王。廟號太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 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五年五月戊寅。為張顥徐溫所弒。年二十三。諡曰威武義初。改諡景王。廟號烈祖。乾貞元年。追尊為景皇帝。陵曰紹陵。

高祖 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原。行密第二子。唐天祐五年五月己卯嗣位。十六年。建吳國。改唐天祐為武義元年。二年四月己丑薨。年二十四。諡曰宣。乾貞元年。尊為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睿帝名溥。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祚三年。禪位南唐。昇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諡曰睿皇帝。塋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年。太和六年。天祚三年。

吳

袁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洞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之為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於公耶。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驅至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於城下。眾皆義之。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儒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眾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眾。心持兩端。若使居天長。是自扼也。可因徇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合淝。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

不得歸。行密已平宣州。獲趙鍾留與其弟同館。鍾與梁祖有素。果遣使來求鍾。時冀寢疾。行密使人問冀。冀曰。但斬首送之。必無慮也。未幾卒。冀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必折節下之。行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冀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頁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為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頴陶雅俱為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肥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賓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取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頴屢為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今眾寡勢殊。殆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眾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為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

八  
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慕容黃訥謂威曰公受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  
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為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三頁

陶雅

雅字國華合肥人本儒家子儀形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私行會  
西蕃人寇徵四方兵防秋靈夏雅與行密肥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陁有  
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衝山指揮使行密據合肥遣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已等遷  
八營主將光啟初破桐城吳迴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為舒州刺  
史為蔡盜許勅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破趙錕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  
儒軍於人頭山儒平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頔攻歙州時給事中裴樞守新  
安將歸款於行密以宣州副使魯郃往代之是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為事惟雅  
寬厚人多便之樞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頔曰苟得池陽陶牧為守州人孰不  
承命願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為歙



州刺史。天復三年。田頌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濠伐之。頌出戰。橋陷墮馬。為帳下小卒許渥王綬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為滁州刺史。婺源歛屬邑。武恃險未嘗謁雅。及頌叛。武多行剽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款。吳越遣萬衆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沒。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黔川殷阜。上書請之。遂遙領武昌軍節度。如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錐刀傷手。及為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父兄。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疎財重士。人以此歸之。典黔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為字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三頁

李神福

神福。洺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隸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瀛。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謀於神福。對曰。此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不勞尺刃。為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既夕。引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奇之。光啟二年。壽州張翺叛。寇肥上。神福率兵與戰。敗之於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豁劉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會選卒為黃頭軍。遷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涇縣王賞。太平嵇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密遣神福將兵禁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况儒衆十倍於我。當且避其鋒。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福乃選銳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宏。以功改左游弈。將銅官鎮。過使田頌為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

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為宣池兩路都游奕使。是夏，儒會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傳叛，遣何瓌來寇。神福迎擊於青斗山，大破之。遂傳城下，賊平。遣左衛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偽北走，伏軍發，前返夾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瑩，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至瀉口，分焚樹，偽為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勣率步騎萬餘屯瀉口，又令荆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汭果敗，溺水死。勣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頌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即袖之揚言曰：鄂州尚未下，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速闔順流而下。頌遣將王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神福斬其

使擊壇建。破之。復戰於碗口。又敗其衆。浮尸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於江都。卒。年五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臺濛

濛。字頂雲。廬州合肥人。少為金牛鎮將。行密據合肥。始來歸。從征秦。畢。趙錕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為孫儒敗於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返者數四。謂大衆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於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饑色。從行密歸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甯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衆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朐山。以濛為海州刺史。在任貪殘。為郡民所訴。又為田頔所譖。降為漣水制置使。天復三年。田頔叛於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頔者。乃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頔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大王威武。以順翦逆。往必擒頔。願王無慮。行密大悅。濛初入其境。即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願宿將多謀。當自過防。翼日。果遇陣於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密書遺頔將。

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濠龐衆擊之。願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願出州外求戰。登橋馬墜。為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濠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元年卒於治所。年五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第九頁

張訓

訓字克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腰帶十圍。中和三年。歸行密於合肥。行密訪以方畧。悅之。令從石令言攻同州。克其城。從田頵擊張勣於楮城。因入擊趙鍾昌山。兵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廣德。拒孫儒於黃池。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命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燹。獲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令馬爽守廣陵。爽叛。為諸將所殺。城中大驚。訓整師以出。衆乃定。孫儒之起也。毘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毘陵。訓率兵奄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為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毘陵。行密顧左右曰。毘陵大城也。訓以一劔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温州刺史。乾甯二年。屯兵連水。以備梁師。劉知

俊聚糧石碣戍守皆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為知俊所邀訓擊大破之青口之役吳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千人令為前鋒會朱瑾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從軍以功授淮海游弈使天福三年王茂章平行密以訓為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於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於治所訓質直勇而多力曾渡毘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李遇

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啟中禦梁軍於慎縣遇單騎按禦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畢趙鏗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毘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

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堯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堯。以徇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昇。東政。以仁義為縣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啟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鎰於陵陽。明年。金度鎰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鎰通好。約為外應。鎰大以金帛為遺。復夜迎金入卧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鎰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為女壻也。鎰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女。渥襲位。遷過江兩口城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秦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好獵以鷹隼為事嘗云天上黃鷹地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肥因隸帳下大順元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陵以裴知揚子縣有虎入縣郭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褒賞之裴曰此衆共殺非能獨制也行密嘆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無錫令俱有能名乾甯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衆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為僧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計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土卒不滿百鏐讓之曰軍旅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為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字救之為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字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汭乘大艦來援裴率兵泝流逆戰汭賊溺水死又攻田頌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



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麥州時。軍欲限水為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銳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此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既擒楚。方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戚屬。為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顛用事。慮裴為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愕眙。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為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溢中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馬珣

珣廬江人。少驍勇。有機畧。初以貨財高於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鎔鄧軍畢。師鐸於

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摧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  
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為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甯初。授珣  
舒州刺史。移守連水。三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於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戰不  
利。與張訓。呂師造。咸知進。石舉等收散兵三百人。自黃州間道緣分甯絕山谷而東。道  
經撫州。危全諷聞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坐縛也。今  
與諸將擊其中堅。逐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  
全諷僅免。乃飲宴於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從山直下。衝  
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謁行密。言其戰狀。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  
不遂據其城。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輟。既而臥疾。謂  
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西南夷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  
其二子。無不感慨。申故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二子。給與第宅。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劉存

存。陳州人。善拳勇。從行密起合淝。破秦。畢趙。鎰皆有功。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為賊斷

足三指而戰不輟翼日行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許因求皮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甯中預破葛從周於淖河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頵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師泝流而上存與神福下漚池磯逆戰為流矢中目存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存代為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憇於高崗張樂命飲酒酣鄂兵大至存以旂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屹然有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畧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而出走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為潭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諾曰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錫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四頁

李簡

簡上卅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錕選武幹之士。因任為帳下親信。龍紀初。錕為行密所圍。糧盡將逸。簡給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援行密以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甯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手牽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候。先是江都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為簡獲者。必詢其部分姓名。所盜之物。盡黥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頌破蘇虜州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從於青口。敗梁軍於淖水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濠圍田頌於宣州。皆有功。簡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何知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淮襲位王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眾攻之。茂章聞簡至。率眾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為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襲復州。破之。倖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啟。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斂。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勳亂舉族避地祖訓替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為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為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藉韁而卧寢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啟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為死友會有告小校謀反者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不對既伏鎖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為死友則某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甯中朱延壽辟為衙將因遣壽州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於弋陽授知光州軍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青襦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楬折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畧淮上遣使謂再用曰苟以城降遣爾蔡州本郡為賞再用乘闥而拜曰此州

城小衆寡。王若先下壽州。回當自送款。梁祖信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龔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檢校太保。遷龔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越人寇東州。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五十。戰敗。艦破水滿。再用為長稍所送。得不溺。家人聞敗。飯千僧為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真為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鎮西將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秋。未嘗省視厨廩。寮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二頁

璋潁川人。少橫恣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甯中領賓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去偽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頌為援。頌將樹柵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間觀之。大懼。出金綵十輩。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頌為賞。璋應募。選駿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於行密。鏐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復授璋婺州諸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雅棄其地。改璋池州團練使。署淮南節度副使。越將張仁保陷東州。授璋水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於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東州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邏。越師大集。圍之數重。璋獨射舵工心目。皆應弦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膾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玫。荆人潭人會於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楫。待令下當行。此必宿軍之所。

也。若移帳下岸修棚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濬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濬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太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侯瓚

瓚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於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京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瓚以鄆兵應命。瓚為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為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却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兗鄆兵救之不利。溥死。梁兵遂攻兗鄆。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合而三却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甯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史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瓚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衙將。是歲



梁祖大舉兵伐吳。龐從與聶金率衆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攘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足。鬪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槩而馳。驚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於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淶河。梁人大震。瓚功為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甯。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黃天蕩。從徐溫却。王景仁於壽陽。逐劉崇於袁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太和三年卒。年七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朱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膽畧。為邑中所服。行密得淮南。以霍邱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為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年少。得絕技者百餘人。撫馭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技彊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沿淮羣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圍

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為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京觀。後破李進金何。緝涉騎數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張崇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驍勇隸軍籍。光啟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錕有功。乾甯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為越人所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崇果返。以為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從臺濠敗越兵於小白方。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累加安西大將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崇為應援。招討使。引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書令。太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暴斂。肥人畏之。嘗入覲。議者咸言不返。廬市少年皆拊頤相慶。崇

歸聞之因欲將國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重掌奉刀銘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銘出。一日醉甚三召銘至竟殺之。詰旦召銘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為偶。崇往視之。巫女潛熟異香以為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寘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戮。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為改悔。恩藩鎮二十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任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恣橫耳。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二頁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啟中始從行密破趙鍾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連水防遏使。光化三年。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未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刺史。兼沂密兗鄆諸州副使。與臺濠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卧

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具至，師既退，為沂兵持其後。綰伏兵擊之，沂大北。未幾，代臺濛為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州，就加平虜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禦使，谿洞民多為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度使，召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王稔

稔，廬州人。少曉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功。乾甯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為梁軍所圍，候者望見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解鞍而卧，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走依林木，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眾來援，貞單騎求鬪，稔獨援長槊逐走之。袁州平，以功授滁州刺史。又從徐溫破寇於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軍節度。稔好儒學，性寬厚，履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壽春人多尚武，復警夜至嚴，稔至，唯閱

經籍下帷肄業。通宵無禁。不數載。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肆開。必饋以束修。百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稔多力。每選二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五頁

李厚

厚。蔡州人。乾甯初。歸行密。為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檢校兵部尚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伍為制。遣厚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厚曰。彼眾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未晚也。乃增以五旗。厚力戰。梁人罷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濠破宣州。天祐三年。以兵援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位。授秦寧軍節度使。司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六十。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功。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郡。多立奇

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巴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為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為己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朱虔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為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眾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為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險，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窮獨，恐終不能自存，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忠烈，若是，豈無神，遂棄我耶？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如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七頁

卷一終

宋 路振撰

吳

劉信

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勅軍中。勅敗自滁州奔於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從破淮軍。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蒙率兵破之。信先登破敵。冒重瘡。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玟於上高。遷袁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為盜南城間。信盡破之。一郡遂甯。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為治苛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小舟。解其冠。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譚。全播於南。康請公駐。

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為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受其質而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英時為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故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於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閔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卮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親吏吉況輩聚斂財貨。置積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一頁

馮宏鐸

宏鐸。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為吏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為盜。宏鐸隨之。聚



衆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宏鐸繼其位。治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宏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為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頌在宣州。常欲窺伺。宏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恐。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宏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於空。聲言將討豫章。竇欲襲頌。頌自帥舟師與戰於昌山。宏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有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宏鐸曰。用兵者勝負宜有常哉。今衆力未損。公何憂一顧而欲自屏於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宏鐸左右聞之皆哭。於是聽命。行密乃升宏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宏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鬪於樹。行密命射之。宏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

卷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公鐸

鐸字聲遠。唐相眘之嫡孫。生於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孥。家夜與屬卒十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走。數日乃

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為帥。鐸為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走還。度不得入。以兵伏林中。選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期領兵趨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監門衛將軍。乾甯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於治所。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十頁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為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體質明秀。豪勇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居為軍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之。補為討捕將。表加憲職。賦帥。

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即以全諷為撫州刺史。郡署及郭郭焚蕩畧盡。乃悉心為理。招懷亡散。興緝圯壞。不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因命為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為勍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之。既傳其城。而城中夜失火。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於民。烟焰遽止。天之惠也。翼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命。請以其女嫁傳之長子。匡時傳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州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傳卒。軍中以匡時為留後。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為節度。吾當為之。既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於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蓋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為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於陣。諸軍皆潰。楚撤高

安之圍而適於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鎰遣使通聘於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邢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敘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民。頗有巧思。多所興辦。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三頁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衆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真諸君帥也。衆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為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衆。入據虔州。推光稠為兵馬留後。全諷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與潭人異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睦戰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首將鄭廉。遂從光睦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衆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重。光稠大懼。全播曰。吾知劉公易與耳。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定也。比日之

事非君不能辨之。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度兵。悉可生擒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壑邱墟之間。與老弱五千，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伏發巖等大敗，單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悉讓諸將而不受。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稠死，延昌自詔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游獵，荒傲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以全播不與己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方欲莅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李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圖疑之，與議親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從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度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溫命劉信伐之。信以大衆填其城，濠全播令人潛為地道，運其土濠，深如故。信以為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能尅。遣使說之，令款服。全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

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既而光稠有南康。至于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圍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豫定若是乎。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四頁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彥囚高駉。濤從行。密舉義。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怫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為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初行密既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義。顥獨默然。投袂而去。渥襲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

遷寧遠軍節度使。太和四年卒。年七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三第十四頁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肥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肥。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厯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弑溥。將出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為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甯可中輟耶。明日。章與姚克瞻殺顥於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衛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藁之。章以二百人散樹旌旗於菰蒲間。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無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宴。言爭握槩。因譁語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溫逆謂之曰。無事為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使。會彊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邱為名。往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

其人匿避章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

卷一萬八十一百三十四第十三頁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年汶陽曹金昱遇害鄆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兄瑄為留後瑾之季仲俱為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為昇夫而往親迎夜發卒殺兗州軍校王稠膚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當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披靡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甯元年梁祖親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將無應敵者瑾兄瓊先以齊州納款於梁



梁祖使瓊臨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偽遣使告降梁祖自至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馬四年正月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兗城送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為其將尹處賓拒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後泊乃渡淮歸於行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為贈授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入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會奕棋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寨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溧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馬謙李球乘酒脅衆挾滑登樓發武庫兵為亂陳於門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為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

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滑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已。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已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去。既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之。踏於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繼馬果蹄噬。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來。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滑云。今日為大王除患。滑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滑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闔。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為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八頁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嫻騎射。以驍勇聞。乾甯四年。奔於行密。靡從寇青口。葛從周篡淖。河志誠俱為前鋒。連戰皆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頌叛於宣州。志誠與臺濛敗頌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攻屯上高。以為全諷聲援。命志誠與

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徐溫敗錢瑛於梁谿。後又破王茂章於淮上。十一年。隨柴再用討劉崇景於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為釜。圍箸為甑。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秦寧軍節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興門。問瑾所向。聞瑾已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免。遣人偽自袁州至。吾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四頁

程虔

虔彭城人也。乾甯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溫典右衛。以虔為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道。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為名。虔乘間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為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閤門宮

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懼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為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康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六頁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於江淮行密識其勇毅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初得宣城毘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忌其名揀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潰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火屏旗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以為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事列上其功後以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即以為制置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過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展斥候無闕謀徐溫嘉之擢拜常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八頁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泊城陷。中十餘瘡。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而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大戰。虜其次將陳綰。璠左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州軍事。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府事。太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年六十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八頁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個儻有武幹。善騎射。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衛內散  
指揮使。涯嗣位。潭人犯邊。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可輕動。  
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退不一。彪笑曰。非勅敵。乃縱兵  
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寧鎮遏使。徐知誥鎮潤州。  
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與陳再過。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  
弩忽發。越人驚擾。又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甚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決。彪躍  
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與郭棕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  
棕猛而少機警。宿衛之職。唯爾是賴。太和三年卒。年五十二。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淝。從入廣陵。孫儒來襲。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洎  
入宛陵。稍遷為偏校。時行密修貢於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丞。  
從攻滁濠壽等州。祐重甲先登。戈傷身墜而復上。敗龐從葛從周朱友霳。皆預戰有  
功。秦裴下豫章時。宋思勗范師從陳鏞以兵戍之。鏞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顛忌焉。令

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顯既遣祐行其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下裴驚其來具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三帥而令有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勅等宴會及至則祐已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徒懷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仗拔武庫之捷出兵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踏於地從者負之息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而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太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九頁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於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隸田頌麾下累遷同州節度

副使光化二年。顯與越人戰。權乘勝深入。為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吾終不以俘虜相畜。自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衛將。渭開國。以權侍衛。勣肅授左衛副校。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蘇州。回授右衛列校。為毘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都虞候。時徐知誥為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部騎救潁。瑾晨與望西北。皆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都虞候。瑾曰。是職也。動必為諸軍先。今氛興西北。陰霾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尚為此服。且軍禮何在。叱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為變。權出師。而瑾自殺。眾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還。左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與越人戰於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十頁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過人。中和末。以大刀長槊應。



募行密見而偉之召居麾下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春自乾符後守卒俱以多謀彊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寘審言之次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第遞捧而上及審言而止定曰王府之命非寧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唯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諧太初常蓄鄉閭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州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塌山為知訓馭馬十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大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祭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太初三年卒年六十六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三頁

陳彥謙

彥謙。毘陵人。少負壯節。有理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畧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為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間。溫欲居金陵。問策於彥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實近畿關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溫急召而謂之曰。蛇豕雖亡。枝蔓猶在。令就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隴蜀建號。彥謙勸溫諷滑。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然致此盈衍。公之力也。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即引旗鼓。詭遷於左。其攻稍息。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爭獻賂遺。溫悉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十餘事。首即以用嫡嗣為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

卷一萬八十一百三十四第二頁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寶。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璠。湖州刺史。澧為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

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以受疑挈家屬三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一日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命左右去其梯。操鋌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為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鋌。橫之於膝。乃謾罵澧。連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引鋌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十觴。卧不能興。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命以鋌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瑾所殺。徐溫遷怒。誅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二十一頁

九國志卷二終

九國志卷三

宋 路振撰

吳

田頴

頴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博覽書傳。容止儒雅。雄果有大志。少與行密同鄉。及戍塞上。情好愈密。軍回。俱遷八營主將。中和二年。行密圖有淝上。頴首為輔翼。光啟二年。壽春張勣遣將魏虔率眾來寇。行密使崔自審禦之。敗。復命頴往。大破虔眾於楮城鎮。三年。從行密破秦軍於維揚。頴功稱最。文德元年。圍趙鎰於宛陵。明年夏。鎰糧盡。舟出東溪。乘瀑流以逸。將奔淮南。鎰度行密皆步騎。限水無從復至。因泊永陽。解甲登岸。初。頴疑鎰將遁。密造輕舟從之。至是。追及。鎰奔不暇。為頴親執。以獻。奏授頴馬步軍都虞候。檢校尚書左僕射。是冬。與安仁義攻杜稜於常州。下之。十二月。復為孫儒所敗。大順元年秋。頴屯浙右。懼儒兵盛。焚浙右營散於野。二年春。退軍黃池。廣德與孫儒軍寨壘相望。頴兵屢戰多北。會夏大雨。儒營多墊。游避水而歸。是秋。儒盡焚。維揚復濟師。廣德十月。頴率敢死士千人。夜襲儒將張景思。沈榮二寨。破之。擒榮而返。

十二月。顯與劉威大為儒所敗。行密怒。盡奪其衆。儒遂乘勝逼城。戴友規言於行密曰。彊敵匝壘。不用田顯。恐非長策。行密遽復起之。明年六月。盡破賊寨。顯親與其下范文感等臨陣擒之。秋。行密歸淮海。表顯寧國軍節度。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平章事。乾甯三年夏。同安仁義破越之蘇州。光化末。馮宏鐸以樓船自將。介守上元。顯以厚利購得其工。令速成大艦。工曰。馮公每一舟。必遠求楸楠。既成。數十歲為用。餘木性不禁水。非久必敗。顯云。汝但以此地木造之。吾只圖一用。不假多年爾。因而急就。天復二年四月。果與宏鐸戰於葛山。宏鐸大敗。舉族奔淮海。遂以上元地歸行密。顯隨入謁。會行密左右要賂者衆。下及獄吏。亦有私請。顯愀然不懌。謂所親曰。斯吏亦欲吾下獄哉。顯方求池歛為屬郡。行密復未之許。顯意望素高。由是愈不能滿。及回指維揚南水門云。此門不復經入矣。初。行密克定江淮。方撫循百姓。而顯與安仁義。朱廷壽等皆猛鷙驍勇。以攻取為務。行密憚其難制。每抑之。是秋。錢鏐遊臨安。其下許再思徐綰。以餘杭外城叛。召顯為應。鏐得夜從水路入保于州。時顯圍之愈急。鏐屢遣間使求哀。行密亦以顯若得志。杭越為患必深。不若存鏐。別圖進取。因召顯歸鎮。鏐復輸錢二百萬貫。以元瓘為質。顯始旋軍。自是財富兵盛。復以取杭越垂

下為行密所召。乃與錢鏐和親。反意遂決。三年秋。顏與潤州安仁義同叛。初召其謀將康儒。議多忤意。行密因而間之。遣使授儒廬州刺史。顏果疑儒私納款。遂族儒。先是行密遣李神福攻武昌。及顏反。行密急召神福旋師。顏聞之。復以兵襲上元。劫神福子承鼎。遣喻意云。苟見機從吾。事平之後。當分地以治。別命將汪建以樓船踵其後。神福不顧。叱左右射承鼎。以誓諸軍。明日。大破建於吉陽磯。顏聞建敗。自督親軍求戰。神福收兵。皖口際水為堅柵。是時行密別遣臺濛王茂章率步騎以往。顏復委舟師於汪建。王壇自出廣德迎戰。大為臺濛所敗。遂率殘眾遁保宛陵。壇建聞其敗。因盡以舟師歸款於行密。十二月。顏出外州柵。疾戰。橋陷。馬墜。為外軍所殺。時年四十六。顏母老。行密哀而捨之。初。顏與行密微時。約為兄弟。渥涇俱以子孫禮事其母。顏善撫將卒。通商惠民。復疎財愛樂文士。時游其門者。楊夔。康駟。夏侯淑。殷文圭。杜荀鶴。王希羽。晚年楊夔知顏以兵賦自恃。將謀為變。因著溺賦以諷之。顏終不顧。以至於敗。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五頁至六頁

安仁義

仁義沙陀人。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南。隸秦宗權軍中。光啟四年。擢為馬軍指揮使。從宗權弟宗衡攻維揚。及宗衡遇害。復奔行密。行密得之甚喜。盡以騎軍委之。列在田頌上。文德元年。從行密破趙鏗於曷山。與頌攻杜稜於常州。破之。大順初。梁祖遣將龐從率衆十萬至高郵。孫儒盡衆禦之。行密乘虛襲據浙右。命仁義率衆敗儒將劉建鋒於武進。儒復渡江陷蘇州。自是與儒春夏鬪黃池。秋冬戰廣德。儒軍竟以衆勝。圍行密。仁義於宛陵時。儒亦以久戰不決。貽書仁義。敘舊款。密欲令行密猜問之。行密待遇愈至。辟為行軍副使。依前馬軍都指揮使。景福元年。行密仁義及田頌背城晨戰。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仁義蓄情好貨。雖凋弊之後。科歛尤急。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及諸郡平。流者皆復行。密皆以循吏守之。唯浙右人間。仁義所為。相與悲歎。曰。獨吾郡乃得蕃人。以是多無歸者。天復三年。仁義遣衆盡焚東塘戰棹。結連宣州。田頌以叛。潛兵襲常州。刺史李遇設伏於路。率兵前戰。因極罵仁義。仁義止其衆曰。遇何敢辱我。至此是有伏兵也。偵之果然。仁義戰久而敗。遇因襲之。至夾岡。仁義立二幟於岡上。乃解甲而食。無敢追者。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攻仁義。仁義不毀濠梁。常開門出戰。與茂章對敵。無不



先告所中而後射之。故諸將多挫銳而止。以是歷年不能破。天祐二年。仁義之眾漸寡。自度終不濟。乃擁其家屬登城樓外。眾無敢登者。呼李德誠謂曰。汝最福人。可以委吾命。擲去弓矢。命德誠執之。父子俱斬於廣陵市。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六頁

朱延壽

延壽。廬州舒城人。行密之妻弟也。美姿容。未冠。事行密。從征秦。畢。孫儒皆以推堅隔陣受賞。行密鎮維揚。授延壽以干城之任。時軍中多盜。行密方務寬恕。求得士伍心。知延壽好殺。每捕至者。必并所盜物遺而賞之。仍戒之曰。慎勿使延壽知。既而密報延壽。俱復擒殺之。乾寧初。黃州吳討歸款。遣延壽援之。徇地蘄陽而還。從圍壽春。城堅不可拔。將捨之。延壽請以所部往臨城。一舉而破。城中市不易肆。以功署淮南節度副使。壽州刺史。明年取蘄光二州。以功遣團練使。四年。從征葛從周於淝河。敗之。是後。梁將屢寇淮上。延壽每開關延敵。未嘗敢逼。天復初。北司擁駕西幸。昭宗聞延壽有武幹。遺李儼間道齎詔。授延壽蔡州節度使。令捉行密。與諸道犄角。共誅梁祖。會鳳翔圍解而止。田頌安仁義。結構延壽。叛將分地而治。行密憂形於色。即詐為目。

疾每接延壽使必錯亂所見以示之嘗誤觸楹柱而朱夫人救之良久始蘇因泣曰  
吾今喪目軍府事大兒子輩俱幼不如得三舅代治吾無憂矣夫人因以書召之延  
壽不疑遂來覲行密迎至寢門使人刺殺之年三十四出夫人嫁蘄州刺史石曆既  
而朱瑾入賀行密曰彼二大賊不足憂惟憂此小賊今得之無事矣延壽善用兵有  
鈐畧好以寡擊衆不勝敵而反者無不盡戮之嘗與梁人戰遣衆二百持大劍而往  
內指一卒留之卒云願攻賊自效延壽亦斬之其令出必行皆此類也性疎財每得  
賞賜皆分贖將士李昇建國以延壽子鄴列於環衛復其官爵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第十頁

徐溫

溫字敦美東海响山人少無賴入羣盜中以販鹽為事中和二年行密起合淝遂隸  
帳下為伍長常從行密征討先登陷陣敵人畏之及平秦彖虜藉鍾敗孫儒溫皆有  
功奏授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又從平濠泗有功授隨身都知兵馬使檢校工  
部尚書天復二年昭宗徵兵入援行密將赴之議以戰艦運糧溫曰此水入吳舟楫  
不敢南行岸谷既變葭葦且深必不繼矣遂令以小艦易之師次宿州重載不能進

士卒甚饑。惟小艇先至。一軍賴之。行密嘉之。由是參預謀議。討安義仁於京口。諸軍頻戰不勝。行密遣溫率兵援之。溫至城下。盡易新製衣服。旗幟悉用舊者。仁表不知。如常而陣。溫乃麾軍奮擊。遂敗之。朱延壽入覲。行密聞其來。慮有內應。召溫歸。陰為之備。既殺延壽。營中果亂。溫奮劍大呼。斬其首惡者。部分遂定。既誅三叛。以功授尚書右僕射。廬州長史。隨授右衙都指揮使。天祚二年。行密疾病。渥出鎮宣城。將行。溫謂渥曰。公有病而令嫡嗣出外。必姦臣為之。不可不防。他日有徵召。非王令。某手書。非某之使。幸勿應命也。渥泣謝而行。後行密問後於判官周隱。隱以劉威對。諸將皆無言。溫進曰。宣州既賢且長。國之令嗣。不可廢也。乃召渥歸。行密疾甚。召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同受顧託。渥既嗣位。憤大臣擅權。政非己出。乃置東院馬軍。置立親信。以為心腹。溫與顥頗忌之。故顥將圖弒逆。溫知其謀。而無所諫止。但引嚴可求與之計事。顥既弒渥。白溫議分國兵。盡歸款於梁祖。溫偽許之。乃與可求謀。使鍾章。姚克。瞻。程思忠等入殺顥。溫稱疾不朝。嚴兵於第以防不克。是日。章等斬顥。溫乃入。悉收賊黨。紀祥等誅之。遂兼左右衙事。無大小皆專斷。始立制度。戢兵明禁。人漸安堵。溫謂可求曰。大事定矣。與公等克己行善。政使人家解衣而寢。於是聞者莫不感激。渭

襲位。遷溫昇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七年。起復檢校太尉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內  
外馬步軍指揮使。是時大臣劉威陶雅李簡之徒。皆與行密同起義。勳高任重。溫以  
一旦之功。超居其上。皆內意不服。李遇嘗謂人曰。徐溫何人。吾素所未識。而遽至此。  
豈可入覲耶。乃密議誅溫。溫知其謀。遣柴再用討之。遇出降。遂夷其族。於是雅等始  
懼。而朱玘溫盡禮事之。如見行密。雅等乃安。中外遂定。以平李遇功。加平章事。遷行  
軍司馬。領浙西節度。十二年。溫請就藩。以治舟師。乃加浙西招討使。封齊國公。以金  
陵京口毘陵宣城新安池陽六郡為都督府。溫以金陵形勝之地。乃大城昇州。建大  
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金陵。以第三子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留廣陵以輔政。十五  
年。知訓為朱瑾所殺。以長子知誥代焉。時中朝多事。南北道絕。諸將分守郡府。雖尊  
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從事。溫以都統權不足。臨制乃定冊建吳國。改年武  
義。稱制拜溫大丞相。封東海郡王。越人攻常州。溫率衆拒之。戰於無錫。大敗。越軍越  
人多舟師。是歲旱。江河皆竭。諸將白溫曰。此天亡越之時也。可盡車徒之勢。一舉而  
滅之。溫曰。天下紛紛。民甚困矣。錢公亦未可輕也。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  
勝以懼之。戰兵以懷之。其勢不得不服。使兩地之民各保室家。吾輩亦高枕為樂。豈

不快哉多殺何為乃遣使盡以俘歸之於是越人請和順義三年後唐莊宗滅梁始  
通使於朝五年封溫東海王賜車輅蔽冕七年十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六追封齊諡  
忠武



宋 路振撰

南唐 烈祖以晉天福二年受吳禪至後主煜乙亥歲國滅蓋宋開寶八年也歷三主凡三十九年

烈祖 姓李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初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誥吳太和二年嗣溫位天祚元年封齊王三年受禪改元昇元國號齊尊溫為太祖武皇帝昇元三年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為義祖己卯改國號曰唐復姓李氏更令名七年二月庚午薨年五十六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葬永陵

元宗 名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昇長子昇元七年三月己卯嗣位改元保大十五年改元中興是年臣屬於周奉正朔蓋周顯德五年也宋建隆元年六月己未薨年四十六請於宋許復帝號諡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葬順陵

後主 名煜字重光初名重嘉璟第六子宋建隆二年六月嗣立任位十七年至開寶八年十一月宋將曹彬滅其國後主降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辛卯薨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贈太師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

南唐

周本

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揚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深入。蒙犯矢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瘡。飯唱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為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軍圍蘇州不克。恥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彊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將專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禱。可求為言。楊氏許之。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劉威要之。宴犒不留。或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定計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造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



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賊去我咫尺而勒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濟陽吳道司農卿盧贛使於濟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雄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大尉中書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其權吏民愛之性純樸技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閩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邺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五頁

九國志卷四終

宋 路振撰

吳越 武肅王以唐乾符二年起臨安。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納土歸朝。凡三世五主。有國九十八年。

武肅王 姓錢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乾符二年二十四起兵討賊。歷事四朝。累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儀同三司。尚父尚書令。兼中書令。上柱國吳越王。後唐長興三年三月庚戌薨。年八十一。在位四十一年。諡武肅。以王禮葬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

文穆王 一名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鏐第七子。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己卯嗣位。先是鏐以中原喪亂。於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凡改元四。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命。用藩鎮禮。仍遵中國年號。在位十年。於晉天福六年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勅諡文穆。葬於國城龍山之原。

忠獻王 名宏佐。字元佑。元瓘第六子。晉天福六年九月庚申嗣位。在位七年。於晉開運四年六月乙卯薨。年二十。勅諡忠獻。葬於龍山之西南原。

忠遜王 名宏侗。字隆道。元瑾第七子。晉開運四年六月丙寅嗣位。是時猶稱契丹會同十年閏七月。漢以宏侗為吳越王。遂遵正朔。十二月晦。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等作亂。劫幽衣錦軍。傳位於弟宏做。居東府二十年。始薨。年四十四。諡忠遜。以王禮葬會稽秦望山之原。

忠懿王 名徽。字文德。初名宏做。元瑾第九子。漢乾祐元年正月乙卯嗣位。宋開寶九年正月八朝。四月歸國。太平興國三年。納土歸朝。賜居禮賢宅。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諡忠懿。以鹵簿鼓吹葬於洛陽縣之賢相里陶公原。

吳越

杜建徽

建徽字延光。新登人。父稜。廣明中為鎮海軍節度副使。歷常潤二州刺史。兩浙行軍司馬。黃巢之亂。稜歸鄉黨。保聚徒眾。得千餘人。號武安都。鏐與董昌起兵。石鏡及平劉漢宏。其眾漸盛。稜謂諸子曰。吾每責人不過十罰。則為之傷心。竊觀錢公每臨斬決。皆談笑自若。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率眾歸附於鏐。光啟中。從征薛朗。以稜為常州刺史。尋遷潤州。乾甯中。安仁義逼東陽。命稜率師討之。仁義宵遁。鏐平宣州。以其

降卒隸中軍。號武勇。都為腹心。稜常患之。密遣人白鏐曰。狼子野心。稜觀武勇都士卒。終非大王所蓄。願易之。鏐不聽。及徐綰叛。鏐思稜言。遣祭其墓。建徽少彊勇。不與諸昆弟類。嘗自署軍事。押衙。稜聞之。頗加詬責。建徽出。顧左右而歎曰。大丈夫何止一軍校耶。後隨稜歸鏐。稜治常州。為淮人所攻。建徽率兵馳赴父難。未及境。而城已陷。遂還新登。後稜自淮南歸。軍中嚴整無改。稜甚嘉之。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謂之虎子。乾甯初。從征董昌。流矢貫臂。而戰不輟。開平中。從征姑蘇。與敵遇於河。河梁斷。策馬徑渡。及岸而馬斃。因葬之。至今馬塚存焉。徐綰之亂。建徽率所部自新登來赴難。或有勸鏐東保會稽者。鏐未之答。建徽按劍叱之曰。事若不濟。當同死於此。誰敢東渡耶。鏐甚壯之。睦州陳詢叛。建徽之姻也。鏐疑建徽不言。俄有睦州聽吏來降。持建徽所遺詢書以示鏐。皆戒勵語。鏐大嘉歎。賜建徽錢百萬。從兄建思。嘗譖建徽言其第中蓄兵仗。將為異圖。鏐遣人密視之。一日建徽方食。堂上使者至。徑抵卧內。建徽但食不顧。鏐感悟。益加殊待。性儉率。出入導從。不過數人。凡得賜予。皆散施鄉里親族。每朝使至。鏐與之宴。必指建徽以示之曰。此杜丞相。今日至此。皆其力也。其孫昭達為宏佐內都監使。咸治第宅。建徽曰。乳臭兒不諳事。乃爾。後昭

達果以罪誅。嘗從擊鞠于廣場。盤辟大呼。舊所中箭。鐵忽自臂中迸出。人皆壯之初稜之將死也。散財物於諸子。至建徽。但得一笏。謂曰。此吾所秉者。唯汝能保之。建徽自授節鉞。至於丞相。封鄆國公。皆奏授朝命。子弟多至二千石。連姻公室。人稱其盛。乾祐三年卒。年八十八。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頁

鮑君福

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少羈貧。性醇厚。有膽勇。餘姚有井。面闊丈餘。橫以雙梁。水深不可測。君福每醉。必寢其上。及從軍。以驍勇聞。初事劉漢宏。及鏐東討。乃率其黨來附。號曰歸明都。累從征討。有功能。馬上輪兩劍。望之若飛電。沈默少語。軍中謂之鮑不鬧。淮人寇三衛。以君福為應援使。屬刺史陳章叛。淮人入其城。楊行密令其將李元嗣監守。君福署以郡職。君福不受。鏐聞之。恐其被害也。乃密與絹書。令其就職。君福竟拒之。一夕與元嗣飲。伺其醉而殺之。奔歸錢塘。授衢州刺史。淮人屢寇其境。君福每擊破之。及罷歸。鏐勞之曰。公在郡數年。戰鬪而已。豈為優賢邪。因復遣之任。元瓘領清海軍節度。辟為副使。同平章事兼侍中。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七。

成及

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監博士。及性純厚。為鄉里所知。光啟初。江浙兵亂。及保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闕鎮將孟安亂於席上。拔劍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林格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毘陵。從實具牛酒以犒之。並遺美女於諸將。及大怒曰。我當蕘醢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索諸女斬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甯三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閱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曰。及以百口託於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忍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微服將入城。及

代乘其車行與賊鬪鏖遂得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使。遷彰義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乾化三年卒。年六十七。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二頁

顧全武

全武。越州餘姚人。少時常為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畧。鏖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為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甯三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蕙。率兵屯石頭。全武率兵擊破之。臨陣斬溫。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圖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蕭清。四封九卿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湯白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白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白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餘人。擒徐宣。翼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閱戰五雲門。懸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攻五雲門。



時淮將臺濠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於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大眾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為晚也。鏐從之。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緩入，全武曰：「嘉禾圍困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旗幟，皆稱萬歲。」全武與昌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頴守吳興，聞之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沈溺者千計。遂督衆復蘇州。吳將臺濠棄城遁去。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偽功臣。天復初，淮將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領衆夜掩其軍，為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聞之大驚。以七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綰許再思叛，圍外城。鏐懼，綰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往屯越州。全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邢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綰急必召田頴來，則淮南與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於吳。全武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璩、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頴還師。明年，全武與元璩同歸。長

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五。全武寬裕有謀畧。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色。每大敵在前。擊鼓動地。分布行陣。頤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頗殺傷士卒。全武自為長檄以諭裴。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卷。蓋以全武曾為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即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於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二頁

黃晟

晟。明州鄞縣人。少驍勇。始應募於望海鎮。鎮中立表。選魁梧者。晟以矮陋不中。選隸都虞候林膺。膺甚倚之。後潛歸鄞。江募衆據平嘉。擧權知州事。楊俱召補平嘉鎮將。有衆千餘人。初劉漢宏以台州賊。晁文知明州事。俱率兵擊破之。其黨杜宗。自寧海鎮率鄉豪據奉化。晟自平嘉以所部兵擊之。擒杜宗。赦而不殺。盡驅使還台州。獲其粟帛。悉屬於東道。遷。欽。飛。都。副。兵。馬。使。從。奉。化。鎮。將。餘。姚。鎮。將。相。喜。率。衆。侵。越。州。董。昌。樂。之。不。利。晟。領。兵。追。喜。殺。之。昌。奏。授。晟。左。散。騎。常。侍。充。浙。東。道。東。面。副。指。揮。使。會。明。州。刺。史。鍾。季。文。卒。晟。遂。據。其。郡。晟。好。禮。尚。文。士。江。東。儒。學。之。流。多。往。之。辟。前。進。士。

陳鼎羊紹素以為賓介。頗加優待。築居於城中。謂之措大營。董昌將借竊。晟每移書論之。及鏐舉兵。乃率眾來應。破越州。晟功居多。在任十八年。開平三年卒。時屬郡刺史卒。多遺疏請立其子。晟疾亟。獨上疏不請。以子為嗣。凡府庫所蓄。必題曰送使。鏐頗歎其忠順。

卷二萬八十一百三十七第二十三頁

九國志卷五終

宋 路振撰

前蜀 高祖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至後主咸康二年國滅。父子二世。凡三十五年。高祖 姓王。名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會王巢勳與鹿宴宏等西迎僖宗於蜀。時中和三月十二日也。明年赴行在。僖宗以為諸衛將軍。光啟二年三月。再西幸。李昌符焚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過烟焰中。既至興元。命為璧州刺史。大順二年。破陳敬瑄入成都。為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曰蜀。明年改元。凡改元五。武成三年。永平五年。通正一年。天漢一年。光天一年。共在位十二年。於光天元年六月。薨。梁貞明四年也。年七十二。諡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葬永陵。後主 名衍。字化源。初名宗衍。建第十一子。光天元年六月癸卯嗣位。改元乾德。至六年改咸康。是年十二月。為後唐魏王繼岌破滅。出降。時唐同光三年也。明年四月己丑。被殺於秦州驛。年二十八。

前蜀

王宗裕

宗裕建之宗屬幼從建入為牙校善遁甲絕甘分苦得將士心大順二年與王宗祐克邛州遣青衣刺史建伐梓潼為第二指揮使建親督諸軍力戰宗裕必冒矢石以拔衛之東川平諸將爭功宗裕口未嘗言戰謙和接下人皆服其沈厚為東川留守昭宗下詔加以真命武成初召歸總成都城內外諸軍事其導從不避成都尹崔隱隱憊其僕宗裕大怒入白建建曰京尹五大長官汝有識之士也不能教戒參從反令我責大尹耶宗裕俛俛而出再為東川節度副大使斑白者攜幼以迎於道封通王永平初建興師取秦鳳州再至縣谷宗裕饋餽貢獻道路相望建以其盡瘁明年乃改東川為武德軍以宗裕為節度使宗裕既秉旄鉞遂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鉞鐫記年月每五鉞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諫曰牛革著物堅韌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聞罷歸行慰諭久之自謂功高以征伐為己任築第蜀城中頗侵損民舍有酷者青陽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寘其舍中復投以污穢酷者將訴於建宗裕懼而止又於郊外開廣林莽壞掘邱墓立亭榭鑿池沼樹花木携妓縱酒為樂一日方醉坐軒楹中見數人衣冠甚偉謂宗裕曰與君幽顯異路何相陵太過因相顧大笑宗裕亦笑遽仆於地寢疾不數日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一頁

王宗壽

宗壽建宗人之子。幼從征伐。警悟有機辯。好琴棋爲什方術。皆臻其妙。建入蜀。奏署懷口節度使。以所部鎮遏江原縣。嘗於許汝間得一鐵鏡。晦不可鑒。屢令工人瑩之。了無所睹。着巾奩中有日矣。至是忽覓之。光采煥發。因見市舍中一小兒青衣。卽角獨坐。宗壽異而使人召之。小兒曰。何以知我至此。宗壽以言怛之。不懼。因曰。我與鐵鏡來耳。公不見還。神物終當化去。若以還我。他年當有報也。宗壽出鏡與之。乃長揖謝去。後宗壽得辟穀行氣之術。或謂小兒傳之。乾寧初。建令率所部兵平南充。遂知果州事。安輯離散。得郡牧之體。武成初。封嘉王。荆南高季昌畧地三峽。建以壽爲忠州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以鐵槩斷夷陵江。季昌戰艦不能進。宗壽禦之大敗。荆人季昌奔歸。以功加中書令。宗壽性方正。樂於恬退。自歸成都。以修鍊自娛。與孟繼平許寂楊珍爲入室清談之友。未幾。爲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郃受贓。繫獄。宗壽捕鞠。得其實。郃以重貲求救於大閹。爲解。宗壽不聽。竟棄郃市。建討鳳翔。以宗壽爲第三招討使。取陳倉。還。行襲位。宗壽請閒久之。行耽酒色。時宣華苑初成。數爲

長夜飲。宗壽在坐諫。行請以社稷為念。少近盃酌。因感激流涕。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酒悲無怪也。乃大為諧謔而罷。後起為武信軍節度使。破雞子槽賊。擒其魁李茂章。請納賂以求免。宗壽曰。吾歷官四十年。未嘗受同僚之遺。況爾賊乎。遽命斬之。唐師入境。郭崇韜遣使遺宗壽書。宗壽不納。聞行降。乃治裝赴闕。時行先次岐陽。宗壽請於李巖求謁。行見之泣下曰。早從王言。豈至今日。及行遇害。奔入熊耳山。依定林寺。明宗即位。詣闕自陳。賜與甚厚。授保義軍節度使。行軍司馬。上表請葬。行許之。初行至秦川驛。母妻及子弟遇害者十八人。並藁葬道左。至是宗壽盡易棺斂。編素徒步。親自營護。偕葬於三趙村。聞者義之。明年授淄州刺史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二頁

王宗鑑

宗鑑。建從子也。以偏裨從征。建入閬州。署都知兵馬使。從征東川有功。遷廣都鎮遏使。天復中。僖宗反正。建令宗鑑以所部兵奔問。行在授北路第二班馬步軍排陣使。建親征山南。以宗鑑為御營使。師還。留屯平利。時岐將劉知俊等統領大軍。分路來攻。由階成路奪固鎮糧。宗侃。唐夔等禦之。至青泥嶺。為知俊所敗。退保西縣。會大雨。



漢江漲宗鑑自羅村得鄉導緣山而行數百里與宗播遇於鐵谷合軍出湯頭時知俊自斜谷山南面直抵興州圍西縣軍人侵掠巴中宗鑑與宗播襲之會建亦至遂解西縣之圍以功遷山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征秦鳳遷中書令行襲位加太保乾德六年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一頁

王宗信

宗信豫章人本姓甘氏幼穎異建討徐堂舉於江西獲之憐其慧黠是時諸子未生遂收為養子每給事帳下後從建入閬中隨諸將征討有功補魏虎都指揮使遷嘉州刺史乾甯中建克蘇州以宗信為兵馬留後尋加檢校太傅知節度事未幾移鎮梓州昭宗幸鳳翔建遣宗信與宗滌等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降節度使王萬宏以功加檢校太尉武成初進爵為公拜開府守中書令宗信恃其位隆地長頗專征伐而諸將皆避之多樹朋黨策勳錄舊高下在心附順者超擢違戾者擠之散地及宗懿等兄弟成長內不自安遂與御史中丞鄭騫判官李綱謀求為方鎮欲為亂建知之因遣封晉國公罷其機務宗信憤怨陰養死士出入卧內將圖不軌鄭騫等又教宗信

求為大司馬。盡總六軍。并乞為儲貳。表連上而辭甚不遜。建未之罪也。忽一日請對。言詞甚悖。建勉諭令出。終不肯。因此衛士撲殺之。奪綱並賜死。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八頁

王宗翰

宗翰。建之姊子也。本姓孟氏。建為神策軍使。僖宗封其姊為晉國夫人。宗翰最被親愛。建入蜀。以宗翰為拱辰軍使。累遷眉彭二州刺史。封集王。賜姓王氏。授文成等州招討制置使。宗翰好蓄妓妾。後庭珠翠常百餘人。性殘虐。吝嗇。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讓莊。號為沃饒。宗翰殺史氏而取之。元膺之亂。以兵入衛。建令安撫。元膺倉卒而死。建疑宗翰殺之。竟無以自辯。通正初。授通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守興元尹。以杜堯嗣為之佐。令規正焉。宗翰於泉倉置寨於捍龍山。與上清寨相接。分鄉兵屯守。建畧地秦隴。以宗翰為第一招討使。拔大散關。取陳倉。耀兵三壘而還。宗翰所為不法。堯嗣多諫止之。及為討招使。請堯嗣同行。至大散關。堯嗣腹疾請歸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載之。中流而溺。天漢元年。宗翰被病。若見堯嗣。既而堂宇藩溷。隨其大小。皆堯嗣在焉。疾遂亟。數日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二頁

王宗滌

宗滌。潯川人。本姓華。名洪。建將入蜀。募勇敢之士。以宗滌為廐將。宗滌奮力。驍果。輕財好施。為士卒所推。得隸神策軍。為小校。建入成都。以宗滌領前鋒兵。奪星宿寨。進攻七里亭。以功奏授威信都指揮使。邠州王行瑜與鳳翔李茂真攻楊守亮於山南。鳳州節度使滿存禦之。為茂真等所敗。存與守亮退保山南。茂真逼之。因同奔閬中。建令宗滌率兵禦之。破存等衆。斬其將梁承裕。俘數千人。景福元年。授邠州刺史。為都指揮使。攻九隴。守亮遣將符昭率兵解九隴之圍。直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宗滌歸。夜至古城。去昭營數里。乃多設更鼓。遲明。益張旗幟。徧諸山谷。昭疑蜀師。不敢出戰。宗滌命發機石擊昭營中。聲震山谷。昭恐懼。乃夜遁去。宗滌回攻九隴。拔之。後從建攻梓州。宗滌以衆五萬。先趨東川。與岐將李繼徽遇於元武。宗滌擊敗之。以功賜名五十三。指揮之首。梓州陷。顧彥暉降。其兵七萬餘衆。遂以宗滌為東川留守。光化初。奏授東川知節度副大使事。二年。歸魏。遂以疾乞解職。建不許。昭宗反正。梁祖與崔允叶通。盡誅中官。更相引兵。輦轂之下。咫尺不通。昭宗密遣中官仇承恩諭旨於建。

建遣宗滌與宗佶宗播率步騎迎駕至山南。逐王萬宏。據其城。授山南節度。宗佶等以其功高。構以飛語。建疑之。因至詰讓。將加之罪。宗滌對曰。天下寇盜平矣。是大王聽邪說。誅功臣之秋也。建曰。昨在大谿天寨中。已有不軌之言矣。我念汝之勤。尚為隱忍。今又狂率如此。豈憲章之所容也。宗滌不顧而起。建因令人監歸本營。明日盡削奪官爵。流於松州。既行。縊之於城外營中。將士聞之。皆相對掩泣。初建開國。造瑞門新樓。名曰紅樓。采繪既畢。都人士女競往觀之。曰。看畫紅樓。建以宗滌得軍情。復有是讖。故誅之人。稱其冤。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五頁

王宗侃

宗侃。許昌人。本姓田。名臨。世為鄉豪。隸名忠武軍籍。建為部將。奏署宗侃。決雲都兵馬使。光啟中。田令孜逼僖宗西幸。道出陳倉。建率宗侃同扈蹕。又從建起閬中。賜姓名。討陳敬瑄。敬瑄遣漢州刺史張頊領萬餘人來逆戰。宗侃擊破之。敗句惟立於學射山。韋昭度來鎮西川。敬瑄遣將山行章將兵六萬拒戰。宗侃破之於浣寨。蘇州刺史常厚奪留東川。顧彥暉蒞節。建令宗侃討之。破其七寨。厚奔蘇谷。奏授宗侃雅州。

刺史遷眉州團練使。未幾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以宗侃有佐命功。進侍中。城內外都指揮使。尋加中書令。充北路行營都統。岐將李彥琛寇漢川。宗侃保安遠城。與宗鑑等三將同破岐軍。斬彥琛。行襲位。封侃為魏王。卒年六十六。子承肇。入洛為行軍司馬。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瑤

宗瑤字寶臣。燕人也。本姓姜。名郅。以騎射隸許昌軍籍中。建推為隊長。建迎駕山南。宗瑤以勇伉得隸左神策軍。能馬上盤槊。長丈八尺。每臨陣。馳突人望而畏之。遷威猛副兵馬使。建入閬州。為先鋒。十九都頭。左夙猛都知兵馬使。賜姓王氏。更今名。軍至縣竹。誘諸蠻首帥。蹇諫等。得其兵數千人。破常厚。授蜀州刺史。昭宗幸蜀。石門詔建赴難。以宗瑤為北路行營都指揮使。奏授嘉州刺史。天復中。授武信軍節度使。建開國。加太子少傅。後封臨淄郡王。建病亟。以宗瑤為金吾使。參預顧命。行襲位。授太傅。嘗自作高冢。遇暇則酣酒高歌於其中。無疾。忽一旦默坐而卒。年六十七。人為知死。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播

宗播字昌遠。上蔡汝陽人。本姓許。名存。少有膽勇。秦宗權據上蔡。召募豪傑。以宗播為裨校。宗權為梁祖所破。部下皆逃散。宗播亡抵荊州。聞郭禹在歸州。頗完聚。得士卒心。遂往依焉。禹知其材。令統青州元從兵三萬人。時襄州兵圍逼荊州。靜江遊奕將牟權領眾屯清江源。據大山列寨。諸營危窘。宗播言於禹。請討權。於是伏兵清江岸中。遣列校蔡行能捨舟直抵山下。權素輕行能。齎軍來戰。行能遁歸舟中。權盡銳逐之。宗播發伏兵掩其後。擒牟權。收其軍實。以歸於禹。禹大喜。俄而荆帥張環求救於禹。命宗播率岐州兵解其圍。禹度環懦弱。因據其城。秦宗權上蔡別將常厚以數千人由均房來攻夔州。刺史毛湘棄城遁去。保白帝。厚圍之。禹與宗播以十糧子兵寨於南山以攻厚。厚令夔校韓楚言罵禹。禹不勝其辱。宗播請以壯士五十人夜斫其營。上赤甲山。揭巨石投厚寨中。厚恐懼。與百人遁去。遂破其寨。復取夔州。毛湘奔成都。禹令捕韓楚言。已為其妻所殺矣。先是楚言妻李氏語其夫曰。君當為常司空。罵郭尚書。今寨柵危急。鋸解之苦。旦夕至矣。不如早為之所。楚言不忍曰。且看事勢。

李度楚言終不引決乃以刃自後斷其首并殺二男一女曰無為他人所魚肉也遂自刎死禹聞之大驚駭為給棺殮刻石以旌之留行軍劉昌美守夔州與宗播沂江而上郡縣望風而潰號宗播為許掃土禹至萬州賞功以宗播為萬州刺史宗播不得志居歲餘禹遣人偵之見宗播不治州務但出蹴踘乃曰萬州必背我勻脚力耳遣卒三百襲之宗播踰垣夜遁遁明其衆稍至遂保豐都禹攻之宗播奔成都建得之甚喜命以所部屯蜀州賜姓名奏授蘇州刺史建討王萬宏以宗播為前鋒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乘勝傳其城萬宏降以功奏授漢州刺史加檢校太保建即位改金吾衛上將軍領彭州團練使岐將劉知俊圍西縣宗播為四面招討馬步使夾廉讓水置連珠寨首尾相應以勁卒二百出五動礮擊之岐軍大敗遷武信軍節度使又敗諸蠻於潘倉加兼中書令為三招討攻隴州降李繼茂封臨穎郡王被病歸建至其第執手曰北面開拓公之力也衍襲位授太子少傅乾德五年卒年六十八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六頁

王宗鈇

宗鉢許昌人本姓李名武父裕為忠武軍小校鉢少無賴善騎射建募義兵迎駕得宗鉢以隸帳下至岐山屢有戰功署為隊長尋遷為裨將以勇過人號為武子路建入蜀賜姓名常寔左右遇敵必自挑戰挾人奪馬而還遂為軍中所推建攻成都一日城內出數騎直抵七里橋宗鉢因躍馬奪關子門蜀將宗行能策馬援梁而至將及宗鉢佯墜馬奪梁以刺行能徑走入城宗鉢逐之至門而還建慰勞久之撫背曰吾得成都當宥汝十死洎建開國授普州刺史性輕率好貨恃勇不法未周歲以訟免官歸成都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一頁

王宗弼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仙芝尚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於飛鳥為顧彥暉所獲彥暉責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為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



賊彥暉必攜汝。汝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復舉也。宗弼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以為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為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沈飲。自裁。無為它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宗弼與諸子尚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襲位。拜宮城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往秦州。宗弼曰。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於地。衍次利州。唐師已入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去。因令宗弼守緜谷。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於魏王。遷衍及母妻於西宮。貴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微有絀誤者。咸遭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勒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承班齋衍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己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場。軍士取

其尸鬻而食之。先是蜀有謠曰：我有一點藥，其名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七頁

王宗範

宗範本姓張氏，幼喪父，隨母周氏再適建爲九夫人。宗範年十歲，冒姓王氏，及建開國，立周氏爲后。宗範沈厚寡言，好延納名士，親從軍，嘗暉以女妻之，封夔王，加太子少師。永平四年，黎州蠻入寇，以宗範爲第一招討使，宗播宗壽副之，乃以所賜金募果敢士，出邛崃關，至潘倉，大破蠻衆，斬其首領趙嗟政，追奔至山口城，與宗壽合，殺八千餘人，擒蠻王子趙龍眉等三人以歸，加中書令。後隨行入洛，至長安，張錢爲節度留後，宗範以珍玩賂錢，請復姓爲猶子，易名師範。後唐天成初，王宗壽改葬，行師範來吊，贈宗壽不再齒，後爲雍州行軍司馬而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一頁

周博雅

博雅，頤川人，唐先啟中爲龍州司倉參軍，考滿將歸闕，以川路梗澁，乃寫止縣谷，建

至博雅袖策謁建於軍門。建素聞其名。一見忻然。接待甚厚。置之賓館。因說建曰。唐祚將終。有土疆者。恣為吞噬。以強併弱。然以僕觀之。皆非濟世之具也。明公御衆有術。臨事能斷。僕昨在龍州。已為明公籌之矣。自主上蒙塵。明公親鞍乘龍。旬討棧道。懷國重以從。周旋患難險阻之中。勤亦至矣。及論功受賞。不過刺史。今端守一隅。坐待窘迫。非君子豹變之象也。且葭萌四會五達之郊。非久安之地。若不薄人人。將薄我。不如果閬地。與民豪揚行遠。為陳田之肘腋。控扼要害。不修職貢。以明公臨之。可一鼓而擒也。得其地以廣形勝。得其土以增卒伍。此策之上。不可失也。建然之。遂取閬中之地。乃奏署博雅為判官。建赴成都。為陳敬瑄所拒。退無所保。建甚危之。博雅曰。兵家勝負無常。古者出師。自非晉重耳之賢。豈有一戰而霸者。今邛南城壁完。粟支數歲。取之可以斷蜀右臂。願明公留意。建曰。吾少在戎行。備知民意。若無受鉞之將。必謂自圖其利。今欲請朝廷命將出征。吾當助成其事。博雅曰。善。乃令博雅作奏牘。朝廷嘉之。下詔褒獎。乃授韋昭度西川節鉞。令與建同討敬瑄。割邛蜀黎雅四州為永平軍節度使。建壁靈池。與王師戮力。逾年。會糧運不繼。建欲請韋公班師。因謂博雅曰。韋公歸闕。我當以兵塞劍門。朝廷謂我何。博雅曰。今皇綱不振。疆臣掣肘。朝廷

命令不出閨闈。明公當折節為軍民計。豈得顧此也。於是建乃請韋公歸闕。而上表自陳。急攻成都。克之。奏授博雅觀察判官。後出知渝州。未幾。詔加節度判官。遷嘉州刺史。建開國。召拜成都尹。遷御史中丞。俄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薨。葬永陵。博雅議山陵事。俄請老。遷左僕射。出為永平軍節度使。雲南安撫使。依舊平章事。卒。年六十。六。博雅本名詳。犯孟知祥名蜀史追改之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三頁

晉暉

暉。許州人。父和。為忠武軍列校。暉少有膽氣。杜審權鎮許昌。以暉為頭營十將。從鹿晏宏迎駕至山南。晏宏逗留不行。暉素與建相善。謂建曰。鑿駕將回。晏宏觀望不進。而姑息吾輩。甘言見誘。苟不自圖。去就禍且及矣。不如以所部兵為勤王之舉。不爾為晏宏所累。且官軍反正。以吾等為賊黨。何面目立於天下。建然之。遂俱行。迎至三泉。僖宗嘉之名。其軍曰忠義。以暉為指揮使。隸右神策軍。及再幸褒斜。復統南營兵。與建同為先鋒。天子居梁。暉統四都兵屯黑水。修營棧道。往來無阻。朝廷慮其彊盛。因罷拱衛。授集州刺史。以散其朋眾。一歲之中。凡厯數郡。蓋欲窘之也。建圖梓州。遂

往會焉。建以暉為壕寨使。建開國授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黔中郡縣多屬涪陵。比部員外郎陳凝為涪州守。以暉制街中。不帶涪州刺史。遂不納牌印。暉上疏歸之。凝責授瀘州司戶。暉招來逋竄。剷除蠹弊。州民愛之。罷上表請老。日夕與親友宴談。噉為娛。嘗自言曰。吾生罹多難。學執干戈者。為求飽煖耳。今至此矣。復有何望。我嘗拔王宗魯於行陳。今致位將相。女復為王妃矣。分封宏農郡王。卒年七十九。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四頁

張造

造長社人。父公素。齊州長史。造幼好兵家之學。年二十。應募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及晏宏據襄中。心無回志。因與建謀曰。吾輩遠離鄉土。保聚無名。今大駕將回。主帥反側。或隨其逃逝。則皆賊也。不如率眾拱衛。以取美名。建納之。遣使上表。僖宗釋召旌賞。遂參翊衛。隸神策軍。及再幸襄中。以扈從功。授萬州刺史。道阻不能去。會建起兵閬中。以造為行軍司馬。廣漢糧盡。建慮軍情有變。謀合據一郡。以自固。造首倡大義。慰諭將士。眾皆感悅。龍紀初。詔授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遷茂州刺史。從討陳田。引軍攻笮橋。為陳敬瑄所敗。歿於陣。年四十五。建以其死事。聞詔贈司徒。子彥昭。

為感德都知兵馬使從建牧巴西破葛佐授劍州刺史建圍梓州彥昭攻堅力戰歿於陣建痛惜撫其尸以泣曰父死於前子繼於後忠勇之節出卿一門矣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口口頁

張勅

勅長葛人善推步之學少隸忠武軍籍從討王仙芝以勇敢稱建以所部迎駕署勅義勇都判官復隸神策軍乃總占候之要著太一元精祕訣詞七十一首以獻僖宗奇之詔與建同列從建起閬中破得陽寨斬王彥儔時建屢為山行章所困勅每臨陣拔槩蒙輪殺十餘人敵為之稍却奏署定信軍都知兵馬使大順中與王宗保同破浣花寨建將入成都城中多亡命不逞之徒建恐其搆亂乃令勅為諸都斬斫使兼左右廂都虞候以誘掖鎮撫之勅既入城索無賴者得百餘人悉鞭其胸死者相藉中外帖然不敢偶語建即位厯眉叩二州刺史卒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第四頁

李簡

簡許州長葛人少以驍勇隸忠武軍從鹿晏宏出征有功遷為列校建起閬中簡為

義勇都副兵馬使大順二年。陳田遣將屯西浦。簡以所部擊破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與常厚舉兵援陳田。建令簡逆擊之。相遇於鐘陽。簡謂諸校曰。賊遠來多疲。及其未成列擊之。遂整陣鳴鼓而進。連破其七寨。斬首千餘級。擒其將楊知宥。楊行立等。獲其軍資甲兵不可勝計。建攻毛湘於邛州。以簡為前鋒。晉原守任從誨領步騎二萬。銜枚奄至。解邛州之圍。簡曰。賊輕而驕。正可用奇。不勞與戰。乃分步騎三千為兩翼。潛河村。俟其半過夾擊之。從誨敗。俘甲馬數千。俄而邛州軍使任可知斬湘以降。建令簡入城慰撫。景福中。彭州部將李堯率兵焚繁雒。以援常厚。建令簡逆擊之。臨陣斬堯。遂進攻其城。連拔七寨。常遁走。建獻捷於朝。以簡為邛州刺史。卒於治所。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第五頁

潘在迎

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使炕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任俠。不修細行。交結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開國。以為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使。唐宸構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黜者既行。多以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為營護之。獲免。行荒於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諫。行

在迎等給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壽鎮果州以在迎為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魏王繼俊平蜀補為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出為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詣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并詣密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命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扈安社稷功當合秉旄鉞今建事霸王□□□□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六在迎□□□以財發跡至於權門要地悉唱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其冷語爾

卷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七□□頁